

水月亮

安然 | 著 ■ 三个性情女人戏梦人生

Water Moon



中国工人出版社

0℃酷小说

水 月 亮

安 然 /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水月亮/安然著.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3. 7

(0℃酷小说)

ISBN 7—5008—3059—9

I. 水…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937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泽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80 千
印 张: 10.375
定 价: 20.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容提要

布裙子是个在纷纭世态中,有着内心操守、追求生活情趣的女子。早年失父失兄和体弱多病的身世,使她有着独特的心理人格。她从上海回到偏僻的竹城,经历了初恋情人的自杀身亡,深感人生无常和为理想而活的重要。

她与好友衣蓝和林小羊,冲破重重阻力,开了一间风格独到的手磨咖啡吧,三个人对其寄予了许多梦想。不料,开业前林小羊因为老公嫖娼愤然出家。

由于竹城的人文环境缺陷,以及布裙子经营原则上的固执,咖啡吧陷入困境,衣蓝和布裙子的生活也发生巨变。衣蓝爱上了狂狷的诗人王子,并最终怀孕,导致竹城谣言四起。王子退缩了。久未生育的衣蓝因为盼子心切,差点冒险生下孩子。巨大的世俗压力逼她远走他方,最后被卖为人妻。

布裙子在万分孤独中认识了如父如兄的证券公司经理麻零,并陷入爱河得到寻觅已久的安全感。她愿意改变终生不婚的初衷。但麻零多年来深受妻子背叛之苦,他的不肯宽恕早已令妻子成为神经质。布裙子在得知真相后,恳请他走出变态的昨天,给所有人一条出路,但麻零的犹豫和已成为尼姑的小羊的提醒,最终令她心灰意冷……

咖啡吧终于转让出去了,三个女子花一样的梦想被时光抛弃……

摆在布裙子们前面的,仍然是一大堆需要一天天过下去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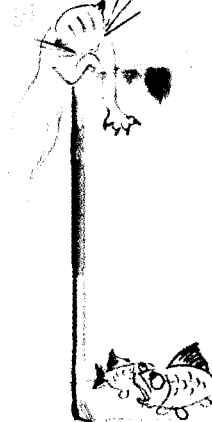
安然近影

目 录

序曲.....	(1)
第一章 生日.....	(4)
第二章 想要回竹城	(11)
第三章 说好都离婚	(17)
第四章 为梦想奔走	(27)
第五章 少了林小羊	(35)
第六章 终于开业了	(42)
第七章 衣蓝	(51)
第八章 她要去周庄	(59)
第九章 有趣的相亲	(67)
第十章 你是不是有故事了	(75)
第十一章 他叫麻零	(84)
第十二章 看画展	(92)
第十三章 裙子住院了.....	(101)
第十四章 那些风花雪月的事.....	(110)
第十五章 出院.....	(118)
第十六章 遇麻零.....	(127)
第十七章 残缺的生活.....	(135)
第十八章 信仰可以用来干什么	(144)
第十九章 庙里的长信.....	(154)
第二十章 想象和现实.....	(164)
第二十一章 被搅局了.....	(170)

第二十二章	咖啡和茶的爱情·····	(179)
第二十三章	车祸·····	(186)
第二十四章	小羊归来 天也落泪·····	(196)
第二十五章	天哪,我怀孕了·····	(205)
第二十六章	像鱼一样相爱·····	(214)
第二十七章	离婚真难·····	(225)
第二十八章	梨树怎么能开两次花呢·····	(235)
第二十九章	衣蓝的答案·····	(246)
第三十章	我要为你生三个小狐狸·····	(255)
第三十一章	衣蓝的选择·····	(266)
第三十二章	散了的宴席·····	(276)
第三十三章	终结咖啡梦·····	(285)
第三十四章	灵魂的故事·····	(295)
第三十五章	本来无一物·····	(305)
第三十六章	去远方·····	(314)

序 曲



总的来说，刘乐认为父母给自己起的名还行。但同时她又嫌这个名字有点儿闹，所以她又管自己叫布裙子。一个充满平俗、内敛、安静、阴柔意味的笔名。林小羊和衣蓝，干脆都喊她裙子。

布裙子外婆死的时候，给她留下一只黑陶罐。陶罐大约有四十厘米高，罐肚子上大下小，弧线很漂亮地收在底部。盖子的手感很好。通体亮泽，没有瑕疵。外婆有交待，说乐乐你想我的时候就摸摸它，我会知道的。外婆在那边会一直保佑你。

关于这只罐子，裙子母亲看到时皱了皱眉，要她扔了它。母亲的解释是这种久远的陈物阴气太重，“你一个女孩家怕受不起。再说，它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母亲的话裙子是不当一回事的。至于它的用场——她一般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写个白条，把事情写上，把日期写上，折个星星，喊一声“外婆”，扔进去。这是她消解不快的秘密方式。别以为她是个悲观主义者，事实上三年下来，罐里的白星星并不太多，二三十来个吧。与此同时， she 会把另外一些特别高兴的事写成蓝条，也喊一声“外婆”，扔进去。同样，她也并不关心蓝星星的多少。

裙子想，等她老到外婆那样大时，罐子里的悲喜可能都无关紧要了。会有那样一天，在落山的太阳下，她不太利索地拆开那些蓝星星白星星，微微笑着读上面的故事，然后自言自

语，哦，这就是我走过的路。

一个人的一生不过就是一罐子悲喜。

裙子她喜欢这样异想天开。

裙子想自己的母亲也是爱做梦的。十岁那年，是个春天，草色绿盈打亮着人的眼睛。在气象站的后山坡上，她看到一个男人把一朵黄色的迎春花插在母亲头上——他不是她的父亲。她的父亲只把花儿戴在她的头上。父亲有没有给母亲插过，她就知道了。

世界变得陌生起来。从此母亲成了她的巨大秘密。从此她对父亲的爱无与伦比。她窥读着母亲，好像躲着伙伴读童话。她爱她吗？当然。因为她爱童话。童话离我们远吗，很远。但你丢不下它的美艳或巫神般的神秘，丢不下的。茛苕茛苕，放下你的长发让我上去。世界世界，揭开你的面纱让我明白。

那时她离长大还有很远的路程。

母亲的秘密一直保持到父亲死去。那年她十五岁。

在裙子成人前，她所以在世上不觉得孤独，是因为还有刘畅。刘畅是她哥哥。她的哥哥又高又瘦，还有一副宽宽的肩膀。像她的父亲。刘畅大她五岁，上大学前总是把她带着满世界疯玩，“妹妹妹妹”，他总是把采到的野花做成花冠，给她戴上，然后这样很绅士地叫她。她敢说，自己曾经是最幸福的妹妹，比任何谁。

那年，刘畅也死了。大学里说他是足球场上突发疾病，母亲却坚持认定是被足球踢到了要害。

这已经是个谜了。好在母亲的头发在一夜全白后又黑了回来。

刘畅再也不会知道，在很多个黑夜里，裙子总是睁大眼睛。蜷缩得像只小猫。孤单地想他。使劲地想他。“哥哥哥哥”，她清泪洗面。想着世上再也没人能张开羽翼，护她。后来，她试着说服自己，要以一个人的力量，走下去。走到地老天荒。

哥哥和父亲一样，高高地待在了她的神坛。造神的是生活，拜神的是她。

红尘滚滚。世事烟来雾去。日子变得挤挤攘攘。

十八岁那年，她终止了初恋。

二十二岁那年，她结束了一次恋爱。

二十五岁那年，她又结束了一次恋爱。

她想说的是，她遭遇过恋情，但没有碰上爱情。爱情还在命运迷宫中——一间上双锁的蓝色屋子里等着她。走吧，不急不忙地走，总会碰上一个人，他的手里会捏着另一把开门的钥匙。他必定会像她的父亲或哥哥，她知道的。因为她还在爱着他们。

二十七岁，她回到竹城。开了咖啡吧。F3.2，手磨咖啡吧。

这一路走来，母亲依然艰难困顿地在爱着，她以为女儿不知道。唉，一个女人，怎么可以，仅仅为了一朵花儿，在泥泞中跋涉那样多爱的脚步呢？她的脚步到哪一天才能止呢？

她还是她，怜爱不止的眼光，打量着生命中的童话。

裙子遇上了麻零。

遇上麻零，她就彻底读完了母亲这本童话。一个缥缈的爱愿，支撑了一个女人的一生，这本身也是上世纪硕果仅存的童话了吧？

裙子说，所谓人生，就是一大堆需要一天天过下去的日子。

那么，我们就从一大堆日子中拣一天开始吧。

第一章 生日

布裙子认为，她的人生是从一个生日开始断裂的。

阳光散淡，有光线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照着床头柜上的黑陶罐。

昨天半夜，裙子在梦中听到一只孤蝉叫，吱的一声，突突兀兀，扬起，又在半空戛然停住，吊起心事数也数不清。

裙子甚至看到死神捧着沙漏，躲在生日的影子里笑逐颜开。

裙子手扶窗框，把头伸出窗外，烤了很久的太阳。她在空中东张西望。望到有一群小鸟，扑啦啦地张开翅膀飞来，影子灰黑清晰，竟像是挥动在天空的几排飞剪……小鸟飞走了，以她羡慕的速度掠过。而天空，依然完整。没有破洞。裙子想，天空太伟大了，没有力量，能够穿破。

今天真寂寥，生日寂寥。没有人知道。

肚子饿了，早餐吃什么她还没有想好。如果外婆在，她会给裙子煮上一个囫囵蛋，还有一碗长寿面，滴上几滴香油，搁上几粒葱花，味道好极了。但是外婆不在了，留给她一个黑陶罐，没有面条和鸡蛋。

陶罐是外婆年轻时的嫁妆。嫁妆在一个女人的生活中总是越来越少。起初陶罐是不起眼的，只是用在厨房装咸菜。后来嫁妆埋进了岁月风沙，一件一件都不见了。陶罐就得到了前所

阳光散淡有光线从
窗外斜斜照进来照在黑陶罐上
布裡手认为自己的人象是从一个生与开始断列来的



未有的重视。外婆把它藏在阁楼上，隔一阵子就要战战兢兢爬上去擦灰。裙子到上海后，就接下了这活儿。“乐乐，小心点儿，那是我从娘家带来的，只有这一件了。只有这一件了。”外婆总是在楼梯下喊。喊完后又必定接着自言自语。

陶罐是只舵，压着一个老女人的生命尾巴。裙子却不知道自己生命的舵是什么。为这，她真是很有些羡慕外婆。

电话是母亲先打来的。母亲还在养病，她的子宫两个月前摘了。一个女人没了子宫还叫女人吗？母亲先是死活不肯的。她又不老，不到六十岁。但医生皱着眉问她，是命要紧还是没用的子宫要紧？她就没办法了。当然是命要紧。可怜的女人。

“乐乐，你起床了？吃早饭了没有？没有，跟你说了多少次要记得吃早饭。我跟你讲，你一个人在外面，要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主要是要吃好一点。保重身体。别像我。长个什么瘤，害得女人不女人的。钱也别乱花。辛辛苦苦写东西换几个钱不容易。要捏紧点儿。”

母亲的嗓子很细，音调总是被挤成一条缝儿似的往上走，还有几分腻味的甜。感觉上，她更像是一个总长不大的女人。裙子以为，在爱情里的女人是不会长大的，不管那份情，是私下怀想着还是公开实践着。裙子想，母亲一天天老了，她的爱情还在吗？

“老妈，你又来了。”裙子吃惊地听到了自己在撒娇。不是不耐烦，而是撒娇。她很少这样的，自从那年发现了母亲的秘密，她就不会撒娇了。她只会在父亲和哥哥面前撒娇。

裙子开始懂事了？她趴在床上，摊成一个大字，这样子接电话很舒服。

“哦，差点儿忘说了，妈妈祝乐乐生日快乐的。唉呀，你都27了，婚事还没个着落，妈妈心里很急的，你到底怎么想的？这么多年就没个合适的？你再这样耗下去，真是没有好的挑了，男人可都喜欢年轻漂亮的。”唧唧的，有弄倒了东西

的声音传过来，“唉呀，你听我一急，差点儿给凳子绊倒了。”

“你急什么呀，大不了我不结婚。结婚也没多大意思。一个人的日子挺好的。”裙子说的都是实话。

“唉呀乐乐，你不知道一个人的日子有多难。也是，你还年轻，体会不到，等到我这么大了，你就知道难了，有个头痛脑热的，身边没个人，苦的。”

“好了好了，知道了。”布裙子开始不耐烦了。在床上翻了一个身，现在是仰着的。她想，我永远不要变得唠叨，鸡零狗碎的，害别人烦。

她开始伺候自己，进行得有条有理。母亲的担心实在多余。

洗澡先。镜子里的裙子依然肌肤润滑，胴体发亮，双乳坚挺，其上依然点缀着粉红的小豆。秘方是从来不用香皂或沐浴液，清水洗尘，好过任何多余的涂抹。只是肤色白得有些过，像张薄纸。还有，颈脖上似乎有了些微的褶子。水雾迷蒙，镜子湿了，年轻的裙子从此没有了。

梳梳洗洗，然后对镜贴花黄。往常不出门是用不着如此的，但今天不一样，生日嘛，总该给自己一个神清气爽。眉上有些杂毛了，找来镊钳进行修理；脸色过于苍白，破例扫上点儿胭脂；口红有些夸张，该换了。

磨上一杯咖啡，摇柄悠悠转动，研磨的竟像是从前的时光。几块饼干。一个苹果。方便面是绝对不碰的，那种隔上来的味道现在她闻着就要吐。

放上碟，德彪西《牧神午后前奏曲》。一个牧神，在午后炎炎的太阳下昏昏欲睡，幻想连绵。景色无声而神秘，海浪闪烁发光，白云舒卷无序，人生的画轴慢慢展开……

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她正在涂指甲。给它们上银粉。纤纤细指，银妆素裹，总是让她感觉好得敲键如飞。这是每天必做的

功课。雷打不动。都怪这双手生得太可人漂亮了，让人不忍心不去装扮它。手指修长圆润，温温软软，很有肉感，有看相的说女人生到这种手都是贵人命。可裙子认为自己都 27 了还见不到一点儿贵人迹象。

铃声响得有些久，以致小敏都责怪她了。

“裙子，我这可是国际长途呀。又在收拾自己呢吧？Happy Birthday。”小敏的声音真是好听，稳笃笃的，略带沙哑，从容闲定。

“谢谢。有什么好事说来听吗？”

“有的。我呀，有 BABY 了，要当妈妈了。”这回小敏不再从容了，话语间有一种飞扬的快乐。

“是吗？真好，祝贺你。”裙子由衷地说。但心里却掠过一丝酸涩，她想，我发什么酸呐？

“裙子，今天有谁陪你过生日？”

“有啊，刘乐。”

“别逗了，老实交待，谁会来陪你？”

“真没有，昨天有几个自告奋勇的，我推了。想一个人清静清静。”布裙子还是对得起观众的，围着她的人也不缺。这点儿小敏知道。

“那好，我也不打搅你了。拜拜。”

小敏要当妈妈了，一朵花儿要结果了，这很好，女人总是一步步这样走下去的。逸出这条常轨的人不是太多。但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了。

布裙子这样想着，打开了电脑，期望中衣蓝和林小羊的伊妹儿没有见到，就生了郁闷。有家的女人都是这样吗？忙得把朋友都要忘了。

今天只剩一篇约稿了，时间来得及，她要给自己放假，不写一个字又怎么着，让生活放缓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她已经不青春了，没必要奔命。

快十一点，主任徐打来电话，说要和她商量一个事。

徐三十五六了吧，真正是徐娘半老了，说起话来总是趾高气扬，每次听她和人打电话，一阵机关枪后总是带上“嗬嗬”两声皮笑，老弄得布裙子起鸡皮疙瘩。这都可以忍受。无法忍的是她的马列主义做派。一回听布裙子和别人闲聊不想结婚，她竟然眼睛瞪得老大，拉长音调说，“啊——，刘乐你年纪轻轻，怎么可以这样颓废？”不结婚就是颓废吗？笑话！裙子理都懒得理她。幸亏她不知道“布裙子”就是刘乐，她不知道是刘乐频频在各种时尚杂志报刊上发文章骗稿费，裙子在编辑部都不知听她对“布裙子”感冒多少次了。结果是，裙子的稿费只好神秘秘地通过舅舅转交。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这是外婆在世时反复交待的。

“什么事？”裙子冷冷地问，听到主任的声音她就烦。

“有个歌星生病住进医院了，你能不能去守点儿新闻啊？”话是这样说，语气却毫无商量的可能。

裙子提醒主任今天自己休息，主任说没办法，总不能眼睁睁漏掉新闻，漏掉新闻可是要挨罚的。裙子觉得很扫兴，好不容易，有心情过个生日，就给搅局了。裙子说，罚吧，不就几百块钱。

“话不能这样说，不是我批评你，这可是职业道德问题。”

职业道德，干娱记这一行还有什么道德可言？裙子都不知为自己捕风捉影，写的那些狗屁东西脸红过多少回了。

裙子下定决心不去了，凭什么，她要在自己的生日里跑到医院去沾别人的晦气？可主任不依不饶，说这片儿是归她负责的。

裙子就较上了劲。裙子反问道：“总不成少了我刘乐这娱乐版就开不出来？”

“当然不是。可你要是站在我这位置上会怎样安排，大家都很累。总不能要我亲自去蹲吧。”对方的火气上来了。

裙子心想，我才不想站在你的位置，无趣透顶。蹲不蹲也

是你的事，与我无关。裙子态度坚决，主任就说只好请你走人，裙子认为这很合自己心意，她答“悉听尊便”，便搁了话筒。见鬼的娱记，这破差事，她早就不想干了。

“今天 27 岁。我又打掉了一个饭碗。”裙子同时写了两张条，白的和蓝的，扔进黑陶罐里。福祸相依，事情没有绝对的好和坏。

青春的尾巴就要断了。郁闷。该给自己一个下坠的理由才好。

谁有可能让她坠得舒服些呢？

她迅速在脑子里检索了一下，有个人给定格了下来。我们不必知道他是谁，但很有钱是一定的，一直想让裙子就范为情人是一定的。裙子对他没感觉，一直晾着他也是一定的。

.....

事情的结果是，裙子这天并没有坠落。因为她在游戏的后半段突然发现，坠落的游戏还是不玩的好。谁说越坠落越美丽？坠落是要付出代价的。坏女人不是随便可以当的。在那个男人满以为可以大功告成之时，裙子突然说话了，她说，你丫别以为随便逮个人就会愿意当你二奶。裙子把这句话说得理直气壮。听得那个男人一愣一愣的，好半天后居然夸奖说，刘乐你好伟大。